

對話雞同鴨講 佔中困局難解

佔領運動對整個香港社會造成巨大的衝擊，因此也引起來自各方各面的回應。但一個有趣的現象是，眾多回應——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——基本上是各說各話，完全像兩條平衡綫一樣，沒有任何接觸或對話的介面。

正反陣營各表述 欠對話介面

在旁觀察整個過程，頗好奇為何雙方竟並沒有共同話題或交叉點。

建制中人對佔領運動的回應，總離不開以經濟利益為基礎或考慮的話語。他們分析各區佔領行動所帶來的經濟損失，嘗試從下向社會流動、無法置業、事業前景欠佳來解釋年輕一代人的不滿，但就是不會從政治角度來正視參與者的訴求。所以，他們會談到一個城市由盛轉衰、表示會關注年輕人的出路等等。反而對於佔領運動所表達的政治情緒，就差不多是全無反應。

建制中人鮮有將反國教、爭取電視發牌、政改串連一起，並加以分析。聽他們如何解讀當前局勢，政改彷彿只是一個藉口，真正的問題其實在於政治範疇以外。運動

中群眾所表現出來的憤怒，又或者參與者在廣場上所展示的一份堅持，皆另有目的。在建制中人眼中，解決問題的關鍵不在於政治。

佔中者堅信理念 建制難理解

可是，在另一方，則似乎一切都是關於政治。我們甚至可以說，一切都聚焦於政治之上。儘管不同的參與者各有不同的投入、參與和支持度，但在行為取向上，卻差不多是一致地趨向於 **true believer** 的類型，將目標道德化，強調要堅持到底。

他們沒有怎樣想過甚麼是首選，甚麼是次選，也沒有太多的策略計算，而對於討價還價十分有保留，政治交換就更加抗拒。這些忠實「信眾」根本沒有想過交換的條件，因為一切均以終極目標來作衡量。

在這樣的情況之下，忠實的「信眾」不會將建制中人的意見聽進耳朵裏。而後者亦無從理解佔領運動參與者到底有何要求。基本上在過去一段時間內（其實早在爆發佔領運動之前已經如此，現在只是變得更加明顯而已），各說各話，兩者之間缺乏共通語言。他們之間的分歧，並非完全如很多人所說成的理想主義相對於現實主義之爭，只要找到一個中間落墨的方法，便可以將死結打開。而是兩者之間對身邊所發生的問題的認知和理解，存在一個根本上的分別。

提升討論層次 與青年人對談

忠實的「信眾」要尋求一個政治的答案，而建制中人則以為年輕人是「借題發揮」，只是透過衝擊來表達心底裏更多的不滿。前者不明白為何那個政治議題（及其可能發生的轉變）不可以打開，而後者則猜測年輕人之所以如此堅持，只因受人擺布，而不是真正的矛盾所在。在兩者全無共通的語言及理解事物的框架的狀況下，甚麼對話，最終也只會是各自表述收場。

或者建制中人值得想想，他們應該向年輕人提出的問題，不是你有無考慮利益上的事情（由升學、事業發展、以至社會流動），而是當有一天成功爭取民主政治之後，他們打算實踐哪些更崇高的理想、目標？而要朝着哪些目標、方向發展，整個社會需要做些甚麼？有民主政治的話，那可以怎樣做？如果沒法取得期望中的民主政治的話，又可以怎樣做呢？要將香港打造為一個更好的社會，民主政治的重要性當然毋庸置疑，但具體而言是，政治是屬於哪個部分？是必不可少？是一切工作的第一步（因此如果爭取失敗，則一切都變得沒有意思）？

表面上，上述話題好像虛無縹緲，但其實只有將問題提到更高的層次，才有機會跟年輕人就香港未來發展展開對話。只有更多談大方向的大問題，才有機會分析和討論到，民主於整個社會發展中所佔的位置。

撰文:呂大樂 香港教育學院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